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9  
10



文庫 11  
D 259  
10

010190559977

李圓通

特進臣魏

徵上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因與家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為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饗賓客。恒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懼。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撻之數十。叫呼之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至。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封懷昌男。久之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為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



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治粟內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見帝於維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陽令

陳茂

子政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高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蹙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字文化及之亂也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

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會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斬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拜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眾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

宋柱國二字儀同之誤也

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贈絹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為光祿大夫

張齋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更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翼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竿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齋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

陳寇猶謂陳兵

攬人之心

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惠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絲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倉粟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備言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

一快漢

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救而往。明日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陵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敘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

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尋除右屯大將軍。帝待之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嘗補淺色黃衫。吾荷國心。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勳庸。陪磨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誠。追懷傷悼。宜資殊榮。用彰節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賜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已下。送至郊外。

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烈。諡曰剛。子傑。嗣。金。又。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志。果烈。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公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囊。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趺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之所。

肉飛仙

朋附人多贍遺得。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繩。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漸六幾。以為折衝。即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之。同輩莫

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復讐。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字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貝古人之所耻也。今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讐。如鷹鷂之逐鳥雀。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沙。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



德戡兵入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爲所害。麾下數百人皆鬪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拾書而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時江南尙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爲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而賊據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起。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艦。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

時賊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于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遁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山公李寬破汪。又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二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煬帝卽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一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涓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

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眾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眾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關外。事合專決。豈容下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為左翊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江都之難。字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任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弘弟。整。武

歌詩

賁郎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眾。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眾。只畏榮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弱冠為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反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跡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

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遣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雋飛山蠻作亂侵掠郡境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請子並

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僕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sub>帝</sub>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勦於是斬東都市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注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眾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僞從別爲後計峴然之時柱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

軍未至。謀洩。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渴刺兜率眾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鬪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

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眾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眾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眾縞素。為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哀於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

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眾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計，賊何足慮也。」於是發從，步騎三千，擊敗之。更金二百兩。明年，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眾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為羣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

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輒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斛斯萬善

春秋之義也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侯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王辯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九

終

昭和八年五月十八日。昭和八年五月十九日。昭護了。

七葉十九行故其宜也。○南監本作固其宜也

八葉十九行因遺權貴。○毛本貴字錯在行內。帝下據殿本

監本移正。

定遠凌兆熊校

揚州書局印  
順古閣本

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

周羅暉

特進臣魏

徵上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暉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  
 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  
 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  
 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陳宣帝時以  
 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  
 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  
 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  
 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墜馬羅暉進救拔  
 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暉全眾而歸拜光遠

將軍鍾離太守。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喉甚得人心。擁眾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喉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喉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侍。晉王廣○宋本諱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

王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遇丹楊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宋本諱遣陳主手書命之。羅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迺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喉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翽歸降于我。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喉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翽之下。能無媿乎。羅喉荅曰。昔在江南。久承令聞。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誠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幽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職。未替。復起。授幽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遷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



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之，虜眾甚盛。羅曷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卽位，授右武侯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喉請一臨哭，帝許之。纒經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尙，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喉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 周法尙

周法尙，字德邁，汝南安城人也。祖靈起，梁直閭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尙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尙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尙。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尙猶豫未定。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尙遂歸於周。宣帝甚優重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戶。賜

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尙遣部曲督韓明。詐爲背已。奔於陳。僞告猛曰。法尙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鬪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尙乃陽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尙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尙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旣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玠。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尙覺其詐。閉門不納。玠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鷓叛蠻於

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尙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上降密詔。使經略江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暹。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尙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尙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縑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銀鑲寶帶。良馬十四。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爲嶺

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匹。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合法尙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尙馳往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軍。俱會于尹州。光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尙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尙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尙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尙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雋州烏蠻叛。攻陷州城。詔合法尙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尙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尙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十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四匹。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尙朝于行宮。丙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旂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尙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關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尙曰。結爲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疋。明年黔安夷

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開太守蕭造。法尙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尙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尙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青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馬七十四。出爲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爲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銳。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諡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

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二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

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棄，士卒皆殊死鬪，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內井中發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二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

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行俱有難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撮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遣兵大至，景擊走之，資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會幽州賊楊仲緒，率眾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

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嵩率兵救之。遂歸榑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敗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畱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

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為行軍總管。三藏為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為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眾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為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眾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繯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醜醜。奉獻寶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免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

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選。為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曹渠監。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師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為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

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啟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遼東之役。以世雄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

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爲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畱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搔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爲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霧霧晦冥莫相辨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

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爲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懼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四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



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為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頗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之。破其二特勒眾。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練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為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眾。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 權武

權武字武楨。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眾。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為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戶。後六歲。拜浙江刺

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平擊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荅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為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縣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宋本諱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為太子引為左虞候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遇讒也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

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爲柵。明日，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爲民，配防。

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遣至永嘉，發病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右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愨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中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祿絲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雷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

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在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眾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命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騏驎眾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眾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

趙才

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龔悍。無威儀。周世爲興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爲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卽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過。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

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楊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度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為懷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水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

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處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浴賀蘭蕃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喉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恡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二葉二行手書命之。○南監本作手書喻之。  
三葉八行武昌縣公。○公毛作侯據。殿本監本改。  
四葉五行伺候動靜。○動毛作功據。殿本監本改。  
七葉十三行粟帛山積。○山毛作出據。殿本監本改。  
八葉九行吏民歌頌之。○民毛作改據。殿本監本改。  
十三葉八行擊平之。○毛作擊之之據。殿本監本改。  
十五葉一行止可一處作。○處毛作度據南監本改。  
定遠凌兆熊校

陽於高同  
昭古樹本新

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特進臣魏徵上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  
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  
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  
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  
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  
謂群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  
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弊。公  
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  
遠慎終。民德歸厚。二年無改。方稱為孝。近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

重穀論

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佗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查同行路。朝問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妾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沉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言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行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

尙文詞。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尙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

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進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  
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  
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  
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克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  
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  
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  
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  
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  
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  
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于聽覽世之喪道極於  
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

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  
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恥之色強  
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倚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  
況乃大臣仍遵獎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誼  
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  
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  
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  
謬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  
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  
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  
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  
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



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一體大鈞並官至尙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使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尙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

即揚義臣也

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悉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爲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逵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爲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問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嘗領矣政詭曰唯命譽鑠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

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譽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机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

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織介之慤。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黥累。一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為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而折人。

無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人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眾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眾。合境惶懼。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日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

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譽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啓辟爲參軍轉法曹及啓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奔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迴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歸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闕之群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

京都仗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迴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遠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迴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宋不諱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頴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

莊爲輕已。帝與茂有舊，出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請懇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卽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雜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

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史，入爲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爲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已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敕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

卽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宋本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崐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

象經

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吏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

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  
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  
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  
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暮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  
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  
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卽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  
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  
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  
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  
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  
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錄之利知  
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

銀窟

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  
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旣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  
善自謀身無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  
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  
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  
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  
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  
以爲憂在途作登壇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  
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  
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

登壇賦

高構

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  
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  
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  
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  
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  
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  
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監屋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  
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  
爲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  
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尚書  
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  
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

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  
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  
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寔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  
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  
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  
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  
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  
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焉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  
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  
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

千里駒



石建  
盛選僚佐以虔威為刑獄參軍累遷為屬主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郎稱為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為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為誰虔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虔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

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榮毗字子謙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書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楊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

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其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

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沂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辰物色芻蕘匹夫奔踦或陳狂瞽伏願整輿旒纁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曆既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

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甌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謀，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為著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

以房玄齡故撰  
者立傳也

之所鞠養。長兄彥雅，雖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暮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采高。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

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直為真偽混淆，是非替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

豪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

獎賢能，詞氣侃然，觀

者屬目，頴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

行彥謙

對之如響。頴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頴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川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郡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為人，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層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論之。

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踈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懼憚憲。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豈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遵。憲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孛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罪之刑。漢文稱

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姪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最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幾何覲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味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竟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吏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

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狗彘。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卽加擯歷。倘遇詔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尙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疆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晏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矜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成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

命屬。續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士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誑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柔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旣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直。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吏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可隸別駕。劉焯。上侮下。許以爲直。刺吏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法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焯亦不

敢為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之所嫉。出為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禮禮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潛、齊郡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戎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克，不納諫爭。

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史臣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格稅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一 終

此日漸曰若氣加子

一葉十二行近聞朝臣○近毛作如據南監本改

二葉六行伊傅○傅毛作傳據 殿本監本改

五葉九行至冬○冬毛作各據 殿本監本改

十三行同撰著者○者字毛錯在本行決於下據 殿本監

本移正

六葉八行承聖降錄○錄毛作銀據 殿本監本改

十三行博覽墳籍○墳毛作貲南監本作群據 殿本北監本改

十四行諮議○諮毛作說據 殿本監本改

十七行孤昔以○昔毛作旨據 殿本監本改

二十二行遂言○遂毛作道據 殿本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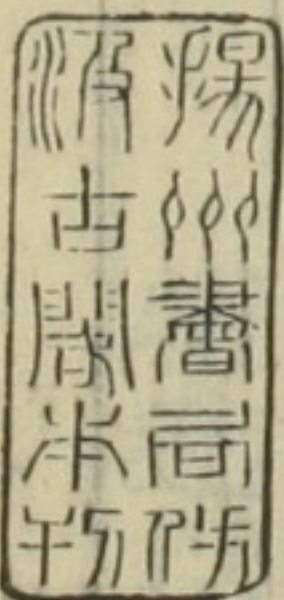
二十四行晉氏○氏毛作成據 殿本監本改

九葉二十三行虞芮○芮毛作丙據 殿本監本改

十葉二十行仁壽初 殿本監本俱無此三字

十一葉三行開皇中○皇毛作元據南監本改

十二葉十二行覺變○覺下變字 殿本監本俱無



甘泉趙煜校



隋書六十七

列傳三十二

虞世基

特進臣魏

徵上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沈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畧。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阪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

講武賦

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鴻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月又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慄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賚。肅春奇琛。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弧之用。犀渠闕鞞之殷。鑄名劍於尚方。積瑁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群。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事春蒐。宋本舍爵策勳。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廼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群分。膺錄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爲君。既濟寬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殷履。南伐盛於唐勛。彼周千與夏戚。粵可得而前聞。我大

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體徇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又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且不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泉析支。東漸蟠木。罄圖謀而效祉。漏川泉而禔福。在靈貺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致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道甸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旌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齊鞅。屯左矩以啟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指攝提於斗極。

洞閭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黃山而北上。隱圓闕之迢遞。屆  
方澤之澄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  
澄波瀾於江海。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  
紫房。蘊龍韜之妙策。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躡鐵騎於漁  
陽。鼓神弩而持滿。覆天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鏗鏘。  
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樓車於武岡。或  
棹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  
枝於戟刃。微躡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  
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窮  
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旃。衝冠聳劍。鐵  
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故無得而爲仇。九攻  
旣決。三略已周。鳴鑼振響。風卷電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

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闕。舞干戚而有豫。聽鼓  
鞀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度卷而橫行。見王師  
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云亭而載蹕。禮升  
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  
匹。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  
不平。嘗爲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莫不吟詠。未  
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  
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  
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  
見之日。始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  
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  
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

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曰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曰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潁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

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勉之擁兵不少久在閭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聞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被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延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

戚其疾怨。字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偃。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偃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閣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頴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頴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頴

乃不敢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棧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覓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

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立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立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卽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

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其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調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尙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

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爲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於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愷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他，魏郡官尚書。父納之，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識。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

平王貞爲司州牧，辟爲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旣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愿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頴、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

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構難。屢犯亭鄯。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啟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

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故人。或有所疑。即詳眾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



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悉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鑿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唱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

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賣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儷誼。諫復

照誤也

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欄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其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

反間射置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為射置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啟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啟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啟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人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

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  
矩守常無賊穢之饗以是爲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  
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  
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  
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  
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  
於帝曰突厥本瀆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  
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  
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  
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  
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  
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

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是不朝  
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與虞世  
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置可汗遣其猶子  
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讌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  
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  
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  
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變輿早還方可平定矩復起視  
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  
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  
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  
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  
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

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字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陪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群盜，未有節文，矩為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群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

令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聖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羈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便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帥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隋書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二 終

昭和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夜九時

三葉三行云亭○云毛作雲據南監本改

六行以見意○見毛作具據 殿本監本改  
六葉十四行互市○互毛作立據 殿本監本改  
八葉十九行焉耆○耆毛作著據 殿本監本改  
十葉八行慮後服○服毛作伏據 殿本攷證改  
十四行賊穢之饗○饗毛作響據 殿本監本改

甘泉趙煜校

揚州書局  
順古閣本

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

特進臣魏 徵上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

文行尚 毛氏

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煬帝卽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尙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

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璣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展寧盡妙思於規摹凝眸晷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曩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立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威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瀝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

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按。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略。叛立典刑。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立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尙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

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正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

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  
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雖赤  
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  
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  
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  
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  
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  
屋也禮圖曰泰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  
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  
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  
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  
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

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  
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  
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  
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日  
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  
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  
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  
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  
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墻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  
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  
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  
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



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復重廡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璧水一依木圖晉起居注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

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擊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義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暮數依漢汶上圖儀說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卽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

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湛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

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卽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瑠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頴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頴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爲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爲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爲民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爲可毗對曰

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尙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內營。建臨朔宮。及征遼

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安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繡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旣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

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鍊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寧猛力帥衆逆軍，初猛力僞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其臣

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卽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路，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

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尙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

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尙書。化及敗。陷于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尙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將作少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厯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穎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黃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衮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衮每參與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亘衮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衮官至散騎侍郎。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

劉龍

黃亘  
衮

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三終

一葉八行踐阼 ○ 阼毛作作據 殿本監本改

四葉一行八卦 ○ 卦毛作封據 殿本監本改

十九行重層 ○ 層毛作瘤據 殿本南監本改

五葉四行壁水 ○ 壁毛作壁據 殿本監本改

八葉四行仁壽初 ○ 仁毛作任據 殿本監本改

九葉十四行抑亦 ○ 抑毛作仰據 殿本監本改

甘泉趙煜校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特進臣魏 徵上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默，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

齊書(北)

改古別 毛氏

石炭字指何物

上言符命

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昔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劾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劾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徹。齊氏以爲已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至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啟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

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涿州人楊令慈。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與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

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  
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  
龍不可得而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  
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  
言皆為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  
五姓為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黃色者。隋色尚黃  
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  
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  
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  
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  
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  
玄說。陵當為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為言通。

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千。鄭玄注  
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千盾也。泰人之表戴千。臣伏見至尊有  
戴千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  
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  
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  
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  
條。故欲風於毫。毫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為陳留公世  
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  
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  
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  
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  
紇豆陵恭。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



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劔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

復上書

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

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為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治率，被遂矩戲作術。

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為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為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為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為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為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

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絜也。象不絕者，法相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驢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

復上奏

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蚪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鈎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摭撫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

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劼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皇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人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劼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劼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

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劼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為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劼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碯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害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劼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劼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

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德之迹埋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 袁克

袁克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克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克尙衣葛衫客戲克曰袁郎子締兮緜兮凄其以風克應聲答曰唯締與緜服之

無斃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鄆二州司馬克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克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克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

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克言上本命於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奏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策。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

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縣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其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克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克候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雁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克復假託天

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  
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  
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  
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  
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立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  
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  
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  
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  
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  
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  
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  
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

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幢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  
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  
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  
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  
助殲凶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  
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克皆預知之乃  
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字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  
克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群書摛紳洽聞  
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  
詭怪之說尙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  
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克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

以立象自命並要求時幸于進務入劬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克變  
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劬  
爲河朔清流克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頽其家聲良可  
歎息

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四

終 昭和八年六月三日讀了  
頃來多事不能忍宿好矣

三葉三行毫釐○釐毛作釐據 殿本監本改

四葉二十二行震於馬下疑脫爲字

二十三行叶靈皇○叶毛作協據 殿本改

七葉五行漢王諒○諒毛作掠據 殿本監本改

甘泉趙煜校

楊倣書同所  
源古閣本所

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五

特進臣魏 徵上

楊立感

楊立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  
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使騎射以父軍功位  
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日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立感降一  
等立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  
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巨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  
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  
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  
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  
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子以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丙



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  
拔谷。時從官狼狽。立感欲謀擊行宮。其叔慎謂立感曰。士心向一  
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立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立感欲立威名。陰求  
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立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  
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  
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群臣曰。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  
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立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  
立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  
軍衆飢餒。每為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立感揚言曰。  
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立縱。鷹揚郎將萬碩。  
並從幸遼東。立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

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立感以動衆。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  
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立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於  
是取飄布為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  
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  
為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  
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  
勒兵備禦。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立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  
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  
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灑浴父老。競致牛酒。立感屯兵尚書省。每  
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素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  
顧破家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  
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

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玃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收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翫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爲茂草。竝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

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尙書衛立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灤澗。挑戰竝感。偽北竝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竝復與竝戰。兵始合。竝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竝矣。竝軍稍怠。竝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竝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暗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竝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竝感弟竝挺中流矢而斃。竝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尙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竝感請計於前民部尙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

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立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立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立感爲兩軍。西抗衛。立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立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立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蹙之。至引農宮。父老遮說立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立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立感西至閿鄉。上槩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立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立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立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

父老告唐政久矣

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立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斮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立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立感。爲郡丞周璇玉所殺。立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立感姓爲梟氏。詔可之。初立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立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立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

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迴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論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

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摩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侯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立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立感立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立感傳及立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疎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元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守之

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大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卽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尙書楊立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

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立感作亂，其弟立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立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立縱賂遺，及立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立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尙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尙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立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尙書段文振

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爲幹理立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立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立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變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

異相

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大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弊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旣而楊立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應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立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退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水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

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克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克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調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玄感爲刎頸之

此傳甚佳。比之于唐書大覺有勝處。

### 李密三計

交。後更折節。下帷吮學。尤好兵書。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劬。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爲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禱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

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賊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竝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竝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明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竝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竝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竝感速。號竝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強。天下救兵益。

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廼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竝感咲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竝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給衆。竝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以自全。竝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竝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竝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殪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



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燕飲喧嘩。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立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

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克。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卬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兇。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輿洛倉。發粟以賑。

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卽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爲左長史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廻洛倉

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廻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顛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廻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旣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峻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擣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昏主尙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旣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旣未可西出請問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

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廻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克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克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其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歛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克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克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克敗走。讓欲

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直、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克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克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克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爲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辨、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

董智逆等諸將率皆沒于陣。世克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進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眾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眾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卽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眾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過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隸，破野頭耳。父兄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谷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眾叛，躬行

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汗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眾。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

舉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伺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克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克旣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食乏。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克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克軍至。合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

程。饒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克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收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克夜圍偃師。守將鄭頌爲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克。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克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克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克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克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克。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護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棄。當其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

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守張須陁爲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

亂。有功者不錄。仁基強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卽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克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克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克却還。我且按甲。世克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克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克。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

仁基爲世克所虜。世克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克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克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克。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克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之朝既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膺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

群策畢舉，服狷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崑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耻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壘山埋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烏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輔輓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良，耻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慙受顯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鳩毒之中，賞不可以

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饑寒交切，救死在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旣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爲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之方，嵩岱會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不伴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

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席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陸危弗圖，圍解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羣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立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



不旋踵。兄弟就殪。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暮月之間。眾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克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乘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五 終

此日涼甚。五月二十八日夜。及母情覽會一語。

一葉三行楊玄感下 殿本分注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

進四人後李子雄等傳俱不另行標名

五葉十行性疎誕 殿本監本俱作疎宕

七葉八行退保曲阿 殿本監本俱無退字

又二十行李密下 殿本分注裴仁基後裴仁基傳不另行

標名

十一葉十二行數十騎。騎毛作數據 殿本監本改

十六葉六行達海。海毛作河據 殿本監本改

甘泉趙煜校

揚州書局  
順古閣本



